朱子語類

百卅六之四十　雜　文詩

拾遺

口 13
775
46

雜類

禹入聖域而不優優裕也言入聖域恰好更不優裕優裕謂有餘剩漢儒見得此意思好賀孫

爾雅是取傳注以作後人却以爾雅證傳注文蔚

爾雅非是只是據諸處訓釋所作趙岐說孟子爾雅皆置博士在漢書亦無可攷泳

陳仲亨問周書云將欲敗之必姑輔之將欲取之必姑與之今周書何緣無之曰此便是那老子裏數句是周時有這般書老子為柱下史故多見之孔子所以適周問禮之屬也緣是他知得古人以竹簡寫書民間不能盡有惟官司有之如秦焚書也只是教天下焚之他朝廷

13
775
46

依舊留滑如說非秦記及博士所掌者盡焚之到六經之類祕依舊留滑但天下人無有義剛汲冢古書堯憂囚舜野死尹篡太甲太甲殺尹之類皆其所出

誠之常袖呂不韋春秋云其中甚有好處及舉起皆小小術數耳瑣

書坊印得六經前面纂圖子也略可觀如車圖雖不甚詳然大槩也是義劉

七書所載唐太宗李衛公問荅乃阮逸僞書逸建陽人文中子元經閔子明易皆逸所作揚

問山海經曰一卷說山川者好如說禽獸之形徃徃是記錄漢家宮室中所畫者如說南向北向可知其為畫本

也方子

素問語言深靈樞淺較易振

柳文後龍城雜記王銍性之所為也子厚叙事文字多少筆力此記衰弱之甚皆寓古人詩文中不可曉知底於其中似暗影出僞書皆然

杜牧之燕將録文甚雄壯

省心録乃沈道原作非林和靖也

程泰之演蕃露其零碎小小議論亦多可取如辨果邑之類是也其須因看筆談中辨某人誤以屏為反沾後看說文沾字下乃注云屏也因疑存中所辨未審後舉以問泰之泰之曰存中是然不是某人誤乃說文誤耳洪景盧隨筆中辨得數種僞書皆是但首卷載歐帖事

却恐非實世間僞書如西京雜記顏師古已辨之矣柳子厚龍城録乃王性之輩所作必大夫金人七遼録女真請盟背盟録汪端明撰○閒洛陽志説道甚好文字甚簡嚴惜乎不曾見義剛指掌圖非東坡所為

砥柱銘上説禹掛冠莫顧過門不入掛冠是有箇文字上説禹治水時冠掛着樹急於治水今記不得是甚文字世間文字甚多只後漢書注内有無限事

警世競辰二圖僞道夫

邵公濟墓誌好方子

吳才老叶韻一部每字下注其處使作其音亦只載得有證據底只是一例子泉州有刻本○淳

近世考訂訓釋之學唯吳才老洪慶善為善

稱者自他人稱乎之稱去者人之本號道夫

周貴卿問折衷之義曰衷只是中左傳説始中終亦用此衷字衷是三摺而處其中者義剛

問折衷之衷曰是無過此子無不及此子正中間又曰是恰好底節

折衷者折轉来取中衷只是箇中節

中如字即音衆則是當之義如六藝折衷於夫子亦其中也中謂適當其中與所以謂之中音衆

謂折當使歸於中之義中如字而異也振

淳醇皆訓厚純是不雜節

先生曰期極也古人用期字多作極字周昌云心期期知

其不可言極知其不可口吃故重一字也鉢
謂之名也之謂直為也也方
復復指期上復字扶又反再復也方
尚衣尚書尚食乃主守之意秦語作孚音淳
魏大名也魏魏字通魏字篆文亦有山字在其中是有大
義因是名為大名府揚
舅子謂之內兄弟姑子謂之外兄弟揚
因說外甥似舅以其似母故也致道問形似母情性須別
曰情性也似大抵形是箇重濁底占得地步較濁情性
是箇輕清底易得走作賜
古者姓氏大緊姓只是女子之別故字從女男則從民如
季孫氏之類春秋可見後世賜姓殊無義理端蒙

氏如孟孫叔孫季孫是也姓則同姓後世子孫或以氏為
姓今人皆稱張氏李氏謂從上下來只是氏爾只有三
代而上經賜姓者為姓如姚如姒如姬之類是正姓唐
時尚有氏不同而同出者不得為婚姻揚
宓莊仲問姓氏如何分別曰姓是大總脳處氏是後來次
第分別處如魯本姬姓其後有孟氏季氏同為姬姓而
氏有不同某嘗言天子因生以賜姓諸侯以字為謚因
以為族切恐謚本氏字先儒隨他錯處解將去義理不
通且如舜生於嬀汭武王遂賜陳胡公滿為嬀姓即因
生賜姓如郯之國氏本子國之後馴氏本子馴之後如
此之類所謂以字為氏因以為族文蔚
姓與氏之分姓是本原所生氏是子孫下各分如商姓子

其後有宋宋又有華氏魚氏孔氏之類周自黃帝以來姓姬其後魯衛毛聃晉鄧之屬各自以國為氏而其子孫又皆以字為氏如魯國子展之後為展氏展禽喜是也三家以孟仲季為氏或因所居為氏如東門氏之類左氏曰天子因生以賜姓諸侯以字為謚因以為族天子自因生以賜姓謂推其所自出而賜之姓如嬀居嬀汭及武王即位封舜之後於陳因賜姓為嬀此所謂因地以賜姓也諸侯以字為謚只是氏字傳寫之訛遂以氏字為謚無義理只是以字為氏如上文展氏孟氏之類也杜預點諸侯以字四字為句斷而為謚因以為族為一句此亦是強解看来只是錯謚字（為氏上一世猶承公之姓也。卓　至孫方以二字為一王父之字）

自秦漢以來奴僕主姓今有一大姓所在四邊有人同姓不知所來者皆是奴僕之類揚

同異之理如同姓本親以下去漸疎異姓本疎他日婚姻又却親陰陽相配之理也。萬物聚散之理也

適母與所生封贈恩例一向不便看来嫡庶之別須畧有等降乃為合理祇

因說諱字曰漢宣帝舊名何曹諱病已予帝舊名亦不諱廣中法偏旁字皆諱如故字和警字肖諱淳

見人名諱同不可遽改只半真半寫之揚曰只是寫時真與太真說時真太分明揚

因說兩方聲音多訛曰却是廣中人說得聲音尚好蓋彼中地尚中正自洛中養来只是太遠南去故有此熟若

聞浙則皆遶東角矣聞浙聲音尤不正楊
先生因說詩中關洛風土習俗不同曰某觀諸處習俗不
同見得川之氣甚窄且如建州七縣縣縣人物各自是
一般一州又是一般生得長短大小清濁皆不同都改
變不得豈不是山川之氣甚窄蕭
因論南方人易得病曰北方地氣厚人皆不病叔祖奉使
在北方十五年已上生冷無所不食全不害歸來纔半
年一切發來遂死更有一武臣代州人常至王臺山有
一佛殿上皆青石暑月每於石上徹日瞧全無病如來
南方瞧如何了得楊
諸生入問候先生曰寒後却剗地氣痁西川人怕寒嘗有
人入東面作守召客後令人打扇坐客皆起向云若使
人打扇少間有某疾生冷果子亦不可吃才吃便有某
疾便是西川之人大故怕寒如那有雪處直是四五月
後雪不融這便是所謂晝朝多風處便是日到那裏時
過午時陽氣不甚厚所以如此所謂漏夫處皆在那裏
恁地便是天也不甚濶六那裏已如此了這是西南尚
如此若西北想見寒過那秦鳳之間想見寒如峨眉山
趙子直嘗登上面煮粥更不熟有箇柊子時有李某者
凍得悶絶了莊仲云不知佛國如何曰佛國却暖他靠
得覺嵓山後那裏却暖便是那此子也差異西方蠻夷
都不曉人事那裏人却理會得般道理恁地便是那裏
人也大故曉不知是怎生後恁地義剛
推塲中有文字賣說中原所在山川地理州縣邱店甚詳

中亦雜以勇人官制某以為是中原有忠義之人做出來歟朝廷知其要害處也

關中秦時在渭水之北但作離宮之類於渭南漢時宮闕在渭水之南終南之北背渭面終南階時此處水皆鹹文帝遂移居西北稍遠漢之都唐都在隋一偏西北角唐宮殿制度正當甚好官街皆用墻居民在墻內民出入處皆有坊門坊中甚安故武元衡出坊門了始遇害本朝宮殿街巷京城制度皆仍五代因陋就簡所以不佳唐田兵官制承宇文周有此制度故較好舊東京關中漢唐宮闕街巷之類圖今衢州有碑本楊

行在舊題行宮之門虜使來有語後虜作二牌來前曰麗正後曰和寧遂報去謂太小今自作牌依其名題楊

古之王城有三途左男行右女行中車行天下路中有車軌道楊

漳州州學中從祀是神霄宮神改塑紹興府禹廟重塑禹像王仲行將舊禹與一道士去改塑天療仁聖帝此是一類子德明

汪端明說朝廷塑一顯仁皇后御容三年不成却是一行人要茶逐日食錢所費不貲端明為禮部尚書奏過太上得旨催促又邦十日便了朝廷事多如此浩

王拱辰作高樓溫公作土室時人語云一人鑽天一人入地康節謂富公云比有誰事一人巢居一人穴處方

蕪湖舊有一富家曰韋居士深道喜延知名士如黃太史陳了翁選謫每歲饋餉不下千緡今人總見遷謫者

便以為懼安得有此等人（人傑）陸務觀說漢中之民當春月男女行哭首戴白楮幣上諸葛公墓其哭皆甚哀云（先生親筆於南軒所撰武侯傳後）道夫

齊蕭子良死不用棺實于石床之上唐時子良幾世孫蕭隱士過一洲見數人云此人似蕭主隱士訝之到一郡遂見解幾人刼墓賊來乃洲上之人隱士說與官令勘之乃曾開蕭王卧石床上儼然如生（揚）

廬山有淵明古迹處曰上京淵明集作京師之京今土人以為荆楚之荆江中有一盤石石上有痕云淵明醉臥於其石上名淵明醉石其為守時架小亭下瞰此石榜曰歸去来館又取西山劉凝之庵用魯直詩名曰清静退庵與此相對（壻孫）

晝則聽金鼓夜戰看火候嘗疑夜間不解戰蓋只是設火候防備敵来刼寨之属古人屯營其中畫如井形於巷道十字處置火候如有閒諜一處舉火則盡舉更走不得（義劉）

馳車千駟革車千乘馳車即兵車蓋輜重之車每車七十二人三人在車上二人御一人持弓一人持弓此三人乃七十五人中之將蓋五伍為兩兩有長故也輕車甚疾（兼劉）

豫凶事亦忌有之龔勝傳昭帝賜韓福策曰不幸死者賜複衾一祠以中牢古人此等事自多誰以懸斷（閎祖）

三元是道家之説上元燒燈却見於隋煬帝未知始於何時（賀孫）

問真元外氣如何曰真元是生氣在身上曰外氣入真元氣否曰雖吸入又散出自有界限但論其理則相通李可學

物造時亦遇氣候故皆有數楊

時氣初只是氣鍵其氣盛便有物以主之氣散又無楊

元善每相見便說氣數識緯此不足憑只是它由天命然

亦由人事才有此事得人去理會便了德明

龍氣盛虎魄盛故龍能致雲虎能嘯風也許氏必用方首

論虎睛定魄龍齒安魂亦有理廣

醫家言心藏神脾藏意肝藏魂肺藏魄腎藏精與志與康

節所說不同曰此不可曉德明

嘗見徐侍郎一端立書三字帖於主位前云磨兜堅竟不曉

所謂後人有銘如三緘口之類此書於

腹曰磨兜堅謹勿言畏秦禍也故仲

問人有震死者如何曰有偶然者有為惡而感召之者如

人欲操刀殺人而遇之者或遭其傷刺而死之類是也

個

東坡云月未望則魚腦實晛望則虛蓋出淮南子則食膾

宜及未望也楊

論詩物理因問東坡說人不怕虎者是一證傳燈錄載歸宗南

有此理東坡說小兒不怕虎皆不以為事季清言有一鄉人賣文字與

泉二人曾遇虎皆不以為事季清言有一鄉人賣文字與

遇虎其人無走處了曾聞入言虎識字遂鋪開文字與

虎看自去此數事皆其驗也先生曰曾見一僧名亨首

龍清會下人言僧入山遇雨只是常事初見時雨亦作

感近前来見人不箇他漸漸去了後常常見又慣了都如常楊曰只是初見不怕雖先生曰人心能堅恐得此時好楊

翟公遜說鬼星渡河亂道鬼星是經星如何解渡河泳野雉知雷起於起処○可李

衆愚或云乃門屏上刻作形漢注未是可李

古人作甲用皮每用必添後世用鉄不知自何時起泳

古人運籌者要說得這事分明歷七落七這一事了便盡斬又要得界分分明泳

宮即墻也個

太王畫像頭上有一片皮蓋裹至頸上此便是鈎領劉義

王彦輔塵史載樸頭之說甚詳子方

衛朴善築作蓮花滿其形如秤○東坡詠之文蔡

漢祭河用御龍御馬皆以木為之此已是紙錢之漸劉義

紙錢起於玄宗時王輿蓋古人以玉幣後来易以錢至玄宗惑於王輿之說而鬼神事繁無許多錢来理會得輿作紙錢易之文字便是雜理會且如唐禮書載治傳正言唯頗魯公張司業家祭不用紙錢故衣冠效之而國初言禮者錯看遂作紙衣冠而不用紙錢不知紙錢衣冠有何間別義劉

古之木今有無者多如皆木只孔子墓上當時諸弟子各以其方之木来栽後有此木今天下皆無此木其木亦如稷可作簡文皆横生然亦只是文促後似横様義劉

臨安鉄箭只是錢主將此揮動人心使神之義剛

瑞金新鐫印盖嘗失一印重鐫之恐作欵故加新鐫之文
国初有一奉使印亦如此義劣
秘書省畫大樹下數人只古衣而無名君舉以為恐是孔
子在宋木下習禮被伐木時義劣
秘書省畫得唐五主及黃番綽明皇之類恐是吳道子畫
李甚跋之有云畫當如尊菜甚初曉不得不知它如何
說得數句恁地好後乃知他是李伯時外甥蓋畫須如
尊菜樣滑方好須是圓滑時方妙義劣
雪裏芭蕉他是會畫雪只是雪中無芭蕉他自不合畫了
芭蕉人却道他會畫芭蕉不知他是誤畫了芭蕉
問春牛事未見出處但月令載出土牛以送寒氣不知其
原果出於此否或又云以示勸耕之意未詳孰是其嘗

見
云處士立於縣庭土牛之南恐古者每歲為一
牛至春自別以新易舊而送之也
王丸云昔有道人云筭生可以觀夜氣嘗捕竿以記之自
旦至暮長不分寸曉而視之已數寸矣次日問夜氣莫
休說到發生處曰然然彼說亦一驗也後在玉山僧舍
驗之則日夜俱長良不知道人之說閻
祖
問廬山光怪恐其下有寶故光氣發見如此嘗見邵武張
鑄說曾官岳陽見江上有光氣其後漁人於其處網得
銅鐘一枚又一小說云某郡某處嘗有光處令人掘得
銅印一顆先生又自云向送葬開善望見西山之間有
光如野燒從地而發高而復下問云其山舊有銅坑也
德明

德粹語婺源有一人其子見鬼先生曰昔薛士龍之子亦然可學因說薛常州之子甚怯弱曰只是精神不全便如此向見那法者呪人小兒稍靈利者便呪不倒可學云薛氏之見所謂九聖皆鬼先生曰渠平生亦好說鬼可學云薛常州平日亦講學何故信此曰不知其所講如何李

獸中狐最易為精怪淳

狐性多疑每渡河須氷盡合乃渡若聞氷下猶有水聲則終不敢渡恐氷解也故黃河邊人每視氷上有狐跡乃敢渡河又狐每走數步則必起而人立四望立行數步迺復走走數步復人立四望而行故人性之多疑慮者謂之狐疑狼性不能平行每行首尾一俯一仰首至

則尾舉向上胡舉向上則尾處至地故曰狼跋其胡載其尾一個

因論張天師先生曰本朝有南劒太守林積送張天師子徽中而奏云其祖乃漢賊不宜使子孫襲封一時人皆信之而彼獨能明其為賊其所奏必有可觀者林積者秦相時嘗為侍郎義剛

郭天錫因箚徽宗當為天子遂得幸官至承宣使其人亦雙直敢說天覺每要占問時不尚自去見它多是使覺範去後來發覺蔡元長遂以為天錫有幻術令人監係日置猪狗血於其側後來只被血薰殺了義剛

公府養娘有效遂與度牒令某作僧義剛

神殺之類亦只是五行旺衰之氣推亦有此理但是後人推得小了太拘忌耳曉得了見得破底好如上蔡言我要有便有我要無便無方好然雖不曉底人只是孟浪不信吕丈都不曉風水之類故不信令世俗人信便有不信便無亦只是此心疑與不疑耳揚因及談命課靈者曰是他精力強精力到處便自驗潮因說都下士夫爱看命曰士夫功名心切且得他差除一番亦好曰若命中有官便是天與我若就人論便是朝廷與朝廷郤感戴他們終身不忘甚今不感戴天與

可怪淳

陶安国事真武先生曰真武非是有一箇神披髮只是玄武所謂青龍朱雀白虎玄武亦非是有一箇恁地物事

以角星為角心星為心尾星為尾是為青龍虛危星如龜騰蛇在虛危度之下故為玄武真宗時諱玄字改字為真字故曰真武參星有四隻脚如虎故為白虎翼星如翼軫如頂上嗉井為冠故為朱雀鬼為龜正是如此前井冠楊子雲言龍虎鳥龜

先生問四明龍現事璘荅云頃歲鄞縣趙公萬祷雨於天井山之龍井曾有龍現張左藏良臣作記云俄有光燄波間如叢焰復紅焰飛動下見龍之首甚大不可逼視久之復現全體鱗甲煇煇有光久不沒唫氣甫然見者魄喪神動曾見王嘉叟云見龍初出水先有物如蓮花之狀而後水湧異物出兩眼光如銅盤與趙尉所見頗合璘

或言其人之死人有夢見之者甚恐遂辭位而去先生曰唐令狐綯亦嘗夢見李德裕明日語人曰衛公精爽可畏頃時劉永相華老死於熙州後來得昭雪復官其子斯立有啟謝時宰二聯云晚歲離騷徑招魂於異域平生精爽或見夢於故人世傳以為佳

陳易和叔將赴試輔魏公戒之曰離場屋又更宜子細陳曰三十年做老娘不解倒綳了孩兒既而王字押作賦韻率土之濱莫非王遂見黜魏公聞之笑曰果然倒綳了孩兒矣

往年見徐端立侍郎云葉右林嘗問某或謂司馬溫公范蜀公議鍾律不合又某與某爭某事蓋故為此議以表見其非朋比之為者如何徐曰此事有無不可知然為此論者亦可謂不貞便宜矣石林為之一笑而罷

汪玉山重修時翰出泉令他對七字對云馬蹄踏破青青草玉山應口對云龍爪拏開點點雲

先生說泥持要知衢州日都下早間事說已得報閣祖云要知得如此急做甚先生云公說得是閣祖

或言某人輕財好義先生曰以何道理之而義乎卿

因李將為郭帥閻棣曰凡是名利之地自家退以待之便自安穩總要只管向前便危險事勢定是如此如一椀飯在這裏總去爭也有爭得不被人打底也有爭得被人打底也有爭不得空被人打底

或論及欲圖神綱厚賞者先生曰譬如一盤珍饌五人在坐我愛吃那四人亦都愛吃我伸手去拏那四人亦俱

手去拏未必果誰得之能恁地思量便可謂知來物如
古者横議權謀之士雖千萬人㫐敢得底他也有討箚
去必得淳
財猶賦也迩則污人豪傑之
人言仁不可主兵義不可主財其謂惟仁可以主兵義可
以主財道夫
賢者順理而安行智者知機而固守丁未耳聽○至
鄭收友謂敗不可徼勝不可徂此言殊有味振
王宣子説甘卜言士大夫以面折廷爭為職以此而出人
亦高之宦官以承順為事忽犯顏而出誰物祢當事如
此之乖後漢呂強後世無不賢之
詠古詩丈夫棄甲胄長揖別上官為揚元禮發也問元礼

事如何曰緜一二監司相知者已去後人不應副賑濟
此事已做不得若取之百姓又不可所以乞祠當時
合如何處置方善曰只得告監司理會賑濟不從則力
爭又不從則挽劾而去事方分曉語畢遂誦此詩云
德明

沈季文於小學則有莊敬敦篤而不從事於禮樂射御書
數於大學則不由格物致知而遽欲誠意平心閻祖
黎紹先好簡人可謂聽其言也厲義剛
周顯祖不事外飾天資簡樸若海
諸葛誠之守立過人非卿
劉季高也豪爽只是也無腦頭義剛
林擇之曰上四州人輕揚不似下四州人先生曰下四州

人較厚潮陽士人亦厚然亦陋莆人多詐淳朴無僞者
陳魏公而已義剛

或傳連江鎮寇作燒千餘家時張子直通判云此處人煙極盛曰某嘗疑此也如何承載得許多人力行退而思之此所謂知小圖大力小任重之意力行

前年鄭灝上書得罪杖八十下臨安贖臨安一吏人憫之王侍郎普之弟某經兵火其乳母抱之走爲一將官所得乳母自思爲王氏乳母而失其子其罪大矣遂潛謀歸計將此將官家兵器皆盡去其双弓則斷其弦有求一好馬抱兒以逃追兵踵至匿於麥中如此者三四僅全兒達王家常見一僧說之僧今亦七矣故爲之傳末果可

義剛錄云常見一老僧云李伯時家遭寇伯時尚小被賊擄去妹子初去賊將遂以妹子爲妻一日上元夫出看燈妹子以計遣諸婢皆往看遂將弓箭刀双之屬盡投于井馬亦雜投伯自乘一馬而去少頃聞前面有人馬聲恐是來趕他乃下馬走入麥中揑攪幸而小底不曾啼遂無事未幾得聞那賊說這賊婢知他那裏去處知無事遂又走夜行晝伏數日方到尋見他家人某嘗歎記此事後來被那僧死了遂無問處竟休了

陳光澤二子求字先生字之曰仲享云享便享凡物積之厚而施之也廣始水積得科子滿便流又字孝曰仲斆云君子豹變其文蔚也變謂變其志若裏面變得是虎外面便有豹之文義剛

有言士大夫家文字散失者先生嘆然曰魏元履宋子飛兩家文籍散亂皆某不勇決之過當時若是聚衆與之

抄劄封鎖則庶幾無今日之患道夫

德粹問十年前屢失子亦曾寫書問先生先生答書云子之有無皆命不必祈禱後又以弟為子更有甚碍理處舍弟之子年乃大於此則是叔拜侄曰以弟為子卉昭穆不順方伯謨曰便是弟之子小亦不可曰然可學

問唐誥勅如何都是自寫曰知如何想只是自寫了却去討會昭之如蔡君謨封贈亦是自寫看來只是自有字名故如此義剛

張以道向在黃巖見顏魯公的派蔡因事到官其人持魯公誥勅五七道來庭下稱有蔭細看其誥勅皆魯公親書其字而其誥乃是黃紙書之此義如何先生曰魯公以能書名當時因自書之而只用印文亦不足據本朝

蔡君謨封贈其祖誥勅亦自寫之蓋其以字名人亦樂令其自寫也魯公誥後為刘會之所藏義剛

一日請食茄子因論興化軍陳紫白蔡端明近今又二百來年此種猶在而甘美絶勝獨無它本天地間有不可曉處率如此所謂及其至也聖人有所不能知要之它自有箇脉相通但人自不知耳聖人也只知得大綱到不可知處亦無可奈何但此等瑣碎不知亦無害爾道夫

先生因吃茶罷曰物之甘者吃過必酸苦者吃過却甘茶本苦物吃過却甘問此理如何曰也是一箇道理如始於憂勤終於逸樂理而後和蓋禮本天下之至嚴行之各得其分則至和又如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

客者是此理　婆孫

建茶如中庸之為德　江茶如伯夷叔齊　又曰南軒集云草茶如臺閣勝士　似他之說則俗了建茶却不如適閒之說而全也　夫道

待先生過水南谷中見一種蒿柔嫩香氣濕潤可愛因采一二莖把玩先生曰此即古人所謂蘭是也　又云蕙亦非今之蕙乃零陵香是也　炎

今福州紅糟即古之所謂醴酒也用是挑吃義剛

古升十六升十分為升容一百六十二寸為斗十倆

今之一升即古之三合一升今之一兩即古之三兩　倆

古錢有貨泉字貨布字是王莽錢於古尺正徑一寸雖久有猶大槩亦是淳

先生見正甫所衣之衫只用白練圓領用皂問此衣甚制度曰是唐衫先生不復說後遂易之　過

布一篾四十眼着八十縷為一升今與化人能為之云二十升布已難做至如三十升不知古人如何做也若三十升布則極疎矣古人不論白皮弁乃以白鹿皮為之但加飾焉如冠之白但用疎細為吉凶耳方

或云俗語夜飯減一口活得九十九日此出古樂府三叟詩

墨翟與工輸巧爭辯云　論到下稍一着勝一着沒了期

曰吾知所以拙子矣吾不言一曰吾知所以攻子矣

吾不言憲

莽何羅本姓馬乃後漢馬后之祖班固為澤而改之　方子

步隲不去為爪耳瓜可無身不可無分卿
陶隱居注木草不識那物後說得差背底多綠他是箇南
入那時南北隔絶他不識北方物事他居建康義剛
仙游有蔡溪見說甚好東面有一片大石有一石門入去
沿溪到那石上有陳倹常居大學閒此地好齋少餅徑
入去石上坐飢甚則吃少許餅又後吃盡飢不柰何
欵出則當初入門已癸了誓遂且恐餓遇樵者見他在
坐亦異之聞得此物事來吃又後報得外面道人都来
遂起得箇庵自此却好病翁嘗至其庵時陳居士方死
尚在坐未曾斂見面前一石頭似箇香山子子細看又
不是石恰似乳香滴成樣都通明身勞一道人云是陳
先生臨死時滴出鼻涕又一道人来礼拜歎息云可惜
陳先生鍊得成後却不成僊
崇觀間李定之子甚有文字乞毀通鑑板建炎間坐此貶
竄後放歸復嘗詞云下喬木而入幽谷朕姑示於寛恩之
以鴟鴞而笑鳳凰爾無況於迷識

語類一百三十八卷終

君之意以此觀之他便不是怨君至山鬼篇不可以君爲山鬼又倒說山鬼欲親人而不可得之意今人解文字不着大意只逐句解意却不貫楚詞

問離騷卜居篇內字曰字義從來曉不得但以意看可見如突梯滑稽只是軟熟逢迎隨人起底意思如這般文字更無此小窒礙想只是信口恁地說皆自成文林艾軒嘗云班固楊雄以下皆是做文字已前如司馬遷司馬相如等只是恁地說出今看來是如此古人有取於登高能賦這也須是敏須是會說得通暢如古者或以言揚說得也是一件事後世只就紙上做則班揚便不如已前文字當時如蘇秦張儀都是會說史記所載想皆是當時說出又云漢末以後

做屬對文字直至後來只管弱如蘇頲着力要變變不得直至韓文公出來盡掃去了方做成古文然亦止做得未屬對合偶以前體格然當時亦無人信他故其文亦變不盡總有一上一大儒略相效以下並只依舊到得陸宣公奏議只是雙關做去文如子厚亦自有雙關之文向來道是他初年文字後將作譜看乃是晚年文字蓋是他效世間模樣做則劇耳文氣衰弱直至五代竟無能變到尹師魯歐公幾人出來一向變了其間亦有欲變而不能者然大槩都要變所以做古文自是古文自是四六自是四六却不滾雜如今釋子念婆訶三合聲而楚此沈存中以此爲呪語如說得好蓋今人只求之於雅巫人之禱亦有此聲此却

而不求之於俗故下工半都曉不得道夫離騷叶韻例後人不曉却謂只此兩韻如此至前面只發

楚詞注下事皆無這事是他曉不得後却就這語意撰一件事為證都失了他那正意如淮南子山海經皆是如此義剛

高斗南解楚詞引瑞應圖周子充說皆閣中有此書引得好他更不問義理之是非但有出處便說好且如天問云戰棘賓商山海經以為戰上三嬪于天因得九歎九辨以歸如此是天亦好色也柳子厚天對以為貳嬪說天以此樂相博換得某以為棘字是夢字商字是古文篆天字如鄭康成解記表作齊衰云是壞字也此亦是擦壞了蓋啓夢賓天如趙簡子夢上帝之類賓天既

賓之以是樂也今人不曾讀古書如這般等處一向恁地過了陶淵明詩形天無千歲曾氏改山海經云當作形夫舞干戚看來是如此周子克不以為然言只是說精衛也此又不用出處了蘩孫

古人文章大率只是平說而意自長後人文章務意多而酸澁如離騷初無奇字只恁說將去自是好後來如賈直恁地着力做却自是不好方子道夫錄云古人文擬騷之作惟魯直為無此病作乃有進步處入本朝來騷學

荀卿諸賦縝密感得水住歐公禪賦其名曰蝉這數句也

無味雜

楚詞平易後人學做者反艱深了都不可曉

漢初賈誼之文質賈誼鼂錯說利害處好答制策便亂道董
仲舒之文緩弱其答賢良策不答所問切處至無緊要
處又累數百言東漢文章尤更不如漸漸趨於對偶如
楊震華皆尚識緯張平子非之然平子之意又却理會
風角鳥占荷愈於識緯陵夷至於三國兩晉則文氣日
卑矣古人作文作詩多是模倣前人而作之蓋學之既
久自然純熟如相如封禪書模倣極多柳子厚見其如
此却作真符以反之然其文體亦不免乎蹈襲也人傑。漢文
司馬遷文雄健意思不帖帖有戰國文氣象賈誼文亦然
老蘇文亦雄健似此皆有不帖帖意仲舒文實劉向文
又較實亦好無些虛氣象比之仲舒仲舒較滋潤發揮
大抵武帝以前文雄健武帝以後便實到杜欽谷永書

又太弱無歸宿了匡衡書多有好處漢明經中皆不似
此淳
仲舒文大槩好然也無精彩淳
抹文軒云司馬相如賦之聖者楊子雲班孟堅只填得他
腔子佐録作滿如何得似他自在流出左太冲張平子竭
盡氣力又更不及可學
問呂舍人言古文衰自谷永曰何止谷永鄒陽獄中書已
自皆作對子了文問司馬相如賦似之甚易曰然文
問高適焚舟決勝賦甚淺陋曰文選齊梁間江淹之徒
賦皆不好了因說神宗修汴城成甚喜曰前代有所作
時皆有賦周美成聞之遂撰汴都賦進上大喜因朝降
出宰相每有文字降出時即合誦一遍宰相不知是誰

知古賦中必有難字遂傳與第二人以次傳至尚書右丞王和甫下無人矣和甫即侃開琅然誦一遍上喜既退同列問如何識許多字和甫曰某也只是讀傍文一遍作二呂編文鑑要尋二一篇賦冠其首又以羨成賦不甚好遂以梁周翰五鳳樓賦為首又成賦亦在其後

賈誼鵩鳥賦朝錯論秦貞符諸文字皆相似宋玉之來進學解亦此類陽春白雪云云者不記其名皆非佳文楊

夜來鄭文振問西漢文章與韓退之諸公文章如何某說而今難說便與公說某人優某人劣公亦未必信得及須是自看得這一人文字某處好某處有病識得破了看那一人文字便見優劣如何若看這一人文字未破如何定得優劣便說與公優劣公亦如何便見其

劣鄭正子細自看自識得破而今人所以識古人文字不破只是不曾子細看文兼是先將自家意思橫在胸次所以見從那偏處去說出來也都是橫說又曰人做文字熟少間做出文字意思文章若是子細看得一般文字熟便做出韓文底文字讀得語脉自是相似讀得韓文熟便做出蘇文底文字蘇文熟便做出蘇文底文字若不曾子細看少間却不得用向來初見擬古詩將謂只是學古人之詩元來却是如古人說灼灼園中花自家也做一句如此磊磊澗中石自家也做一句如此人生天地間自家也做一句如此意思語脉皆要似他底只換却字某後來依如此做得二三十首詩便覺得長進蓋意思句語血脉勢向皆効它底大率古人之

文章皆是行正路後來杜撰底皆是行狹隘邪路去了而今只是依正底路脈做將去少間文章自會高人又云蘇子由有一段論人做文字自有穩底字只是人思量不着又如鄭齊叔云做文字自有橫渠云發明道理惟命一字難要之做文字下字實不着是難不知聖人說出來底也只是這幾字如何鋪排得恁地安穩或曰子瞻都來這幾字只要會鋪排然而人之文章也只是三十歲以前氣格都定但有精與未精耳然而掉底便荒疏只管用功底又較精向見韓無咎說它晚年做底文字與他三十歲以前做底文字不甚相遠此是他自驗得如此人到五十歲不是理會文章時節前面事多日子少若後生時每日便偷一兩時閑做這般

夫若晚年如何有工夫及此或曰人之晚年知識却會長進曰也是後生時都定便長進也不會多然而能用心於學問底便會長進若不學問只縱其客氣底亦何會長進曰見昏了有人後生氣盛時說盡萬千道理晚年只恁地闇歇底或引程先生曰人不學便老而衰曰只這一句說盡了又云某人晚年日疎去讀書某人戲之曰吾丈老年讀書也須還讀得入不知得入如何得出謂其不能發揮出來爲做文章之用也其說雖亦似有理又云人晚年做文章如禿筆寫字全無鋒鋩可觀又云其四十以前尚要學它做文章後來亦不暇及此矣然而後來做底文字十便只是二十左右歲做底文字又云劉季章近有書云他近來看文字覺得心平正其答他

令更換了這箇虛心看文字蓋他胸來便是硬自執他說而今又是將這一說來置正是未理會得在大率江西人都是硬執他底橫說如王介甫陸子靜都只是橫說且如陸子靜說文帝不如武帝豈不是橫說又云介甫諸公取人如資質淳厚底他便不取看文字穩底他便不取如那決裂底他便取說他轉時易大率都是硬執他底意思

張以道曰胤庭柯以怡顏胤讀如篤讀作睨者非義剛

韓文力量不如漢文漢文不如先秦戰國楊

大率文章盛則國家却衰如唐貞觀開元都無文章及韓昌黎柳河東以文顯而唐之治已不如前矣汪聖錫云

國初制誥雖粗却甚好又如漢高八年詔與文帝即位詔只三數句今人數行許多無過只是此箇柱子君溪韓柳

先生方修韓文考異而學者至因曰韓退之議論正規模闊大然不如柳子厚較精密如辨鶡冠子及說列子在莊子前及非國語之類辨得皆是黃達才言柳文較古曰柳文是較古但却易學學便似他不似韓文規模闊學柳文也得但會衰了精彩如辨鶡冠子之類非儘有好處但韓難學柳易學楊因論韓文公謂如何用功了方能辨古書之真偽曰鶡冠子亦不曾辨得柳子厚謂其書乃駕賈誼鵩賦之類故只有此處好其他皆不好柳子厚看得深文字精以其人刻深故如此韓較有些王道意思每事較含洪便不能如此楊

退之要說道理又要則劇有平易處極平易有險奇處極險奇且教他在潮州時好止住得一年二年子厚却得永州力也

柳學人處便絕似平淮西雅之類甚似詩詩學陶者便似陶韓亦不必如此自有好處如平淮西碑好揚

陳仲蔚問韓文祠議說憲獻二廟之事當否曰說得好其中所謂興聖廟者乃是涼武昭王之廟乃唐之始祖淵唐又封皇陶為帝又尊老子為祖更無理會又問韓柳二家文體孰正曰柳文亦自高古但不甚醇正又問子厚論封建是否曰子厚說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亦是但說到後面有偏處後人辨之者亦失之大過如廖氏所論封建排子厚太過且封建自古便有聖人但因自然之理勢而封之乃見聖人之公心且如周封康叔之類亦是古有此制因其有功有德有親當封而封之却不是聖人有不得已處若如子厚所說乃是聖人欲吞之而不可得乃無可奈何而為此不知所謂勢者乃自然之理勢非不得已之勢也且如封王中肩之事乃是周末征伐自諸侯出故有此等事使征伐自天子出安得有是事然封建諸侯却大故難制御且如今日蜚洞能有幾大若不循理朝廷亦無如之何若古時有許多國自是難制如隱公時原與鄭鄭不能制到晉文公時文公故晉文公伐原且原之為邑甚小又在東周王城之側而周王與晉鄭很不能制蓋渠自有兵不似今日太守

有不法處便可以降官故罰古者大率動便是征伐所以孟子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在周官時已是如此了便是古今事勢不同便是難說因言孟子所謂五等之地與周禮不同孟子蓋說夏以前之制周禮乃是成周之制如當時封周公於魯乃七百里於齊亦闊如所謂東至於海西至於河南至於穆陵北至於無棣以地理考之大段闊所以禹在塗山萬國來朝至周初但千个百國又曰譬如一樹枝葉太繁時本根自是衰拈如秦始皇則欲削去枝葉而自留一榦亦自不可義剛

有一等人專於爲文不去讀聖賢書文有一等人知讀聖賢書亦自會作文到得說聖賢書却別做一箇說與模樣說不知古人爲文大抵只如此那得許多說與韓文

公詩文冠當時後世未易及到他上宰相書上用書書者我詩注一齊都寫在裏面若是他自作文豈肯如此作最是說載說載浮浮皆載也可笑載是助語分明彼如此說了他又如此用賀孫。

退之除崔羣侍郎制最好但只有此制別更無不知如何義剛

或問伯夷頌萬世標準與特立獨行雖足以明君臣之大義適權通變又當稽夫理之當然者也先生曰說開了當云雖武王周公爲萬世標準然伯夷叔齊惟自特立退之送陳彤秀才序多一不字舊嘗疑之只看過了後見

謝子暢家本乃後山傳歐陽本圈字此不字

韓退之墓誌有怪著了

先生喜韓文宴喜亭記及韓弘碑一筆。

唐僧多從士大夫之有名者討詩文以自華如退之送文暢序中所說又如劉禹錫自有一卷送僧詩或云退之雖闢佛也多要引接僧徒曰固是他所引者又却都是那破賴底僧如雲師惠師之徒及晚年見大顛於海上說得來闊大勝妙自然不得不服人多要出脫退之也

不消得恐亦有此理也廣

先輩好做詩與僧僧多是求人詩序送行劉禹錫文集自有二卷送僧詩韓文公亦多與僧交涉又不曾見好僧都破落户然各家亦被韓文公說得也狠狽文公多見這般僧後却攆着一箇大顛也是異事人多說道被大顛說下了亦有此理是文公不曾理會他病痛被他纔說得高便道是好了所以有頗聰明識道理實能如才卿問韓文李漢序頭一句甚好曰公道好某看來有病陳曰文者貫道之器且如六經是文其中所道皆是這道理如何有病曰不然這文皆是從道中流出豈有文反能貫道之理文是文道是道文只如喫飯時下飯與若以文貫道却是把本為末以末為本可乎其後作文者皆是如此因說蘇文害道甚於老佛且如陽所謂之利者義之和一却解為義無利則不和故必以利濟義然後合於人情若如此非惟失聖言之本指又且開壞其

心先生正色曰其在當時必與他辯却笑曰必被他無
禮支仁

柳文局促有許多物事却要就此子處安排簡而不古更
說此也不好封建論分數長書是其好文合尖氣短如
人火性火急來說不及又便了了柳文
柳子厚文有所模倣者極精如自解諸書是倣司馬遷與
任安書劉原父作文便有所倣
宮沉羽族錦心繡口柳子厚語琴

韓子蒼文高化無心變歐有心變杜祈公墓誌說一件未了
又說一件韓魏公晉行狀尚稍長權德輿作宰相神道碑
只一板一許歐蘇便長了蘇體只是一類柳子厚議極周
但不好東萊不知如何喜之陳後山文如仁宗飛白書記

訣大段好曲折亦好墓誌亦好有興有則方是文章其
他文亦有太局促不好者如題太白像高軒過古詩是
晚年做到平易處高軒過恐是絕筆又一條云後山仁
曲折甚多過得自在不如柳之
局促也總論韓柳歐蘇諸公

東坡文字明快老蘇文雄渾儘有好處如歐公曾南豐韓
昌黎之文豈可不看柳文難不全好亦當擇合數家之
文擇之無二百篇下此則不須看恐低了人手段但揀
他好處以為議論足矣若論馬孟子則是大底文字夫通
韓文高歐陽文可學曾文一字揀一字謹嚴然大迫又云
今人學文者何曾作得一篇狂費了許多氣力大意主
乎學問以明理則自然為好文章詩亦然
國初文章皆嚴重若成嘗觀嘉祐以前語詞等言語有甚

做著而其人才皆是當世有名之士蓋其文雖拙而其辭謹重有欲工而不能之意所以風俗渾厚至歐公文字好底便十分好然猶有甚拙底未散得他和氣到東坡文字便已馳騁恣了及宣政間則窮極華麗都散了和氣所以聖人取先進於禮樂意思自是如此

劉子澄言本朝只有四篇文字好太極圖西銘易傳序春秋傳序因言杜詩亦何用是無意思大節小節無萬數益得人甚事肉傷時文之弊謂張才叔書義好自靖八自獻於先生秉胡明仲醉後每誦之又謂劉棠舜不窮其民論好歐公甚喜之其後姚孝寧易義亦好壽昌自或問太極西銘曰自孟子已後方見有此兩篇文字

李泰伯文實得之經中雖淺然皆自木處起議論首卷皆

書民言好如古潛夫論之類周禮論好如宰相掌八主飲食男女事其意如此今其論皆然文字氣象大段好甚使人愛之亦可見其時節方興如此好老蘇父子自史中戰國策得之故皆自小處起議論歐公喜之李不軟貼不為所喜范文正公好處歐不及李晚年須參禪有一記說達磨宗旨甚詳須是大段去參究來又曰以李視今日之文如三日新婦然某人輩文字乃鼷鼠之見

先生讀宋景文張邈贊曰其文自成一家景文亦服人嘗見其寫六一瀧岡阡表二句云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也

溫公文字中多取前卿助語

六一文一倡三歎令人最是如何作文
六一文有斷續不接處如少了字模樣如秘演詩集序喜爲歌詩以自娛十年間兩節不接六一居士傳意允文弱仁宗飛白書記文不住制誥首尾四六皆治平間所作非其得意者恐當時亦被人催促加以文思緩不及子細不知如何歐有紆餘曲折辭少意多玩味不能已今者又非辭意一直者比黃夢升墓誌極好問先生所喜者云豐樂亭記揚
陳同父好讀六一文嘗編百十篇作一集令刊行豐樂亭記是六一文之最集者却編在拾遺
歐公文字鋒芒利文字好議論亦好嘗有詩云玉顏自古爲身累肉食何人爲國謀以詩言之是第一等好詩以

謀論言之是第一等議論
欽夫文字不甚改改後往往反不好亞夫曰歐公文字愈改愈好曰亦有改不盡處如五代史宦者傳末句云然不可不戒當時必有載張承業等事在此故曰然不可不戒後既不欲載之於此而移之於後則此句當改偶忘削去故也方子
因改謝表曰作文自有穩字古之能文者纔用便用着這樣字如今不免去搜索修改文言歐公爲蔣頴叔輩所誣既得辨明謝表中自叙一段只是自胷中流出更無此窒礙此文章之妙也又曰歐公文亦多是修改到妙處頃有人買饒錄得他醉翁亭記蓋初說滁州四面有山凡數十字末後改定只曰環滁皆山也五字而已饒錄

云有數十字序滁州之山忽大書滁山也一句如此常不經思慮信意
圈了一遍注云環滁皆山也一句如此常不經思慮信意
所作言語亦有絶不成文理者不知如何廣
前輩見文皆通文字先生在同安嘗見六一一見文字三
卷字是以平日所作詩文之類楷書以獻之振
歐公文章及三蘇文好處只是平易說道理初不曾使差
異底字換却那尋常底字儒用
文字到歐曾蘇道理到二程方是暢荊公文暗
歐公文字敷腴温潤曾南豐文字又更峻潔雖議論有淺
近處然却平正好到得東坡便傷於巧議論有不正當
處後來到中原見歐公諸人了文字方稍平老蘇尤甚
大抵巴前文字都平正人亦不會大段巧說自三蘇文
出學者始日趨於巧如李泰伯文尚平正明白然亦

自有此巧了廣問荊公之文如何曰他却似南豐文但
比南豐文亦巧荊公曾作許氏世譜寫與歐公看歐公
一日因曝書見了將看不記是誰作意中以為荊公作
又云介甫不解做浮使地恐是曾子固所作廣又問後
山文如何曰後山煞有好文字如黄樓銘館職策皆好
又舉數句說人不怨暗君怨明君處以為說得好廣又
問後山是宗南豐文否曰他自說曾見南豐于襄漢間
後見一文字說南豐過荊襄後山攜所作以謁之南豐
一見愛之因留款語適欲作一文字事多因托後山為
之且授以意後山文思亦遲窮日之力方成僅數百言
明日以呈南豐南豐云大略也好只是冗字多不知可
為略刪動否後山因請改竄徂見南豐就坐取筆抹數

處每抹處連一兩行便以授後山凡削去一二百字後山讀之則其意尤完因嘆服遂以為法所以後山文字簡潔如此廣因舉秦丞相教其子孫作文說中說後山處曰他都記錯了南豐入史館時止為檢討官是時後山尚未有官後來入史館嘗薦邢和叔雖亦有意薦後山以其未有官而止（廣○楊錄云秦作后山叔謂南豐誤說）陳為史官陳元祐間始得官秦

因言文士之失曰今晚得義理底人少閒被勃慾激摶猶自一味強一弱一勝一負如文章之士下梢頭都靠不得且如歐陽公初間做本論其說已自大段拙了然猶是一片好文章有頭尾它不過欲封建井田與冠婚喪祭蒐苗獮狩之禮使民朝夕從事於此少閒無工夫被佛氏引去自然可變其計可謂拙矣然猶是正當議論也到得晚年自做六一居士傳宜其所得如何却只說有一千卷琴一張酒一壺碁一局與一老人為六更不成說話分明是自納敗闕如東坡一生讀盡天下書說無限道理到得晚年過海做昌化軍盡王廟碑引唐肅宗時一尼悅惚升天見上帝以寶玉十三枚賜之云中國有大災以此鎮之今此山如此意甚必有寶云云更不成議論似喪心人說話其他人無知如此說尚不妨你平日自視為如何說盡道理却說出這般話是可怪否觀於海者難為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為言分明是如此了便看他們這般文字不入間坡文不可以道理并全篇看但當看其大者曰東坡文

說得透南豐亦說得透如人會相論底一弊指摘說盡了歐公不盡說盡意又好因謂張定夫言南豐祕閣諸序好曰那文字正是好峻靈王廟碑無見識伏波廟碑亦無意思伏波當時蹤跡在廣西不在彼中記由全無發明揚曰不可以道理看他然二碑筆健曰然又問潛真閣銘好曰這般閑戲文字便好雅正底文字便不好如韓文公廟碑之類初看甚好讀子細點撿疎漏甚多又曰東坡令其姪學渠兄弟登年應舉時文字

揚

人老氣衰文亦衰歐陽公作古文力變舊習老來照管不到為某詩序又四六對偶依舊是五代文習東坡晚年文雖健不衰然亦疏魯如南安軍學記海外歸作而有

弟子揚歸序點者三之語序點是人姓名其疑如此

六一記菱谿石東坡記六本集作如此

不類如此

老蘇之文高只議論乖角壽

老蘇文字初亦喜著後覺得自家意思都不正當以此知人不可看此等文字固宜以歐曾文字為正東坡子由晚年文字不然然又皆議論衰矣東坡初進策時只是老蘇議論

坡文雄健有餘只下字亦有不貼實處道夫

坡文只是大勢好不可逐一字去點檢義剛

東坡墨君堂記只起頭不合說破竹字不然便似毛穎傳

必大

東坡歐陽公文集叙只恁地文章儘好但要說道理便看不得首尾皆不相應起頭甚麼樣大末後却說詩賦似李白記事似司馬遷賀孫

統領商衆以溫公神道碑為餉先生命吏約道夫同視且曰坡公此文說得來恰似山摧石裂道夫問不知既說了又說何故又說一曰這便是他看道理不破處頃之直卿至復問若說誠之則說一亦不妨否曰不用恁地說蓋誠則自能一問大凡作這般文字不知還有布置否曰看他只是據他一直恁地說將去初無布置如此等文字方其說起頭時自未知後面說甚麼在以手指中間曰到這裏自說盡無可說了却忽然說起來如退之南豐之文却是布置某舊看二家之文後看坡文覺得

一段中欠了句一句中欠了字又曰向嘗閱東坡作韓文公廟碑一日思得頗久錢錄云不能得一日忽得一起頭起一行百十遍忽得兩句云匹夫而為百世師一言而為天下法遂掃去道夫問看老蘇文似勝坡公黃門之文又不及東坡曰黃門之文衰遠不及也只有黃樓賦一篇爾道夫因言歐陽公文平淡曰雖平淡其中却自美麗有好處有不可及處却不是閑草無意思又曰歐文如賓主相見甚心定氣說好話相似坡公文如慇地安詳整齊鄉閭說太史文曰他只是據見定說將去無甚做作如唐鑑雖是好文字然多照管不及評論總意不盡只是文字本體好然無精神所以有照管不到處無氣力到後面多脫了道夫因問黃門古史一書

曰此書但有好處道夫曰如他論西門豹投巫事以為他本循良之吏馬遷列之於滑稽不當似此議論甚合人情曰然古史中多有好處如論莊子三十二篇議論甚高子處以為決非莊子之書乃是後人截斷莊子本文添入此其考據甚精密由今觀之莊子此數篇亦甚卓但其間說到害處東坡文字較明白子由文字不甚分曉要之東坡為相則此等人定皆布滿要路國家如何得安靜

諸公祭溫公文只有子由文好

歐公大段推許梅聖俞所注孫子看得來如何得似杜牧注底好以此見歐公有不公處或曰聖俞長於詩曰詩亦不得謂之好或曰其詩亦平淡曰他不是平淡乃是枯槁拱壽

范淳夫文字純粹下一箇字便是合當下一箇字東坡所以伏他東坡輕文字不將為事若做文字時只是胡亂駕去如　後面恰似少後添節

後來如汪聖錫制詰有溫潤之氣曾問某人前輩四六語孰佳荅云莫如范淳夫因舉作某王加恩制云周尊公旦地居四輔之先漢重王莽位列三公之上若昔仁祖尊事荊王顧予沖人敢後茲典自慙乎正典重彼工於四六者却不能及德明

劉原父才思極多湧將出來每作文多法古絶相似有幾
件文字學禮記春秋說學公穀文勝貢父
劉貢父文字工於摹倣學禮學公羊儀
禮
蘇子容文慢義剛
南豐文字確實道夫
問南豐文如何曰南豐文却近質他初亦只是學爲文却
因學文漸見此一事道理故文字依傍道理做不爲空言
只是閑鍵緊要處也說得寬緩不分明一緣他見處不徹
本無根本工夫所以如此但比之東坡則較質而近理
東坡則華豔處多或言某人如搏謎子更不可曉曰然
犀頭都不說破頭邊做作掃一片去也好只到犀頭便
沒合殺只恁休了箇箇如此不知是甚意思或曰此好

奇之過曰此安足爲奇觀前輩文章如賈誼董仲舒劉
愈諫人還有一箇如此否夫所貴乎文之足以傳遠以
其議論明白血脉指意曉然可知耳文之最難曉者無
如荀子厚然細觀之亦莫不自有指意可見何嘗如此
不說破其所以不說破者只是吝惜欲我獨會而他人
不能其病在此大槩是不肯蹈襲前人議論而務爲新
奇惟其好爲新奇而又恐人皆知之也所以吝惜備
曲折處曾喜模擬人文字
魯所以不及歐處是紆徐（楊錄作餘）
擬峴臺記是倣醉翁亭記不甚似
南豐擬制內有數篇雖雜之三代誥命中亦無愧必大
南豐作宜黃縣學記好說得古人教學意出義剛
南豐列女傳序說得好

南豐范貴之秦議序氣脉渾厚說得仁宗好東坡趙清獻神道碑說仁宗處其文氣象不好第一流人等句南豐不說予由挽南豐詩甚服之

兩次舉南豐集中范貴之秦議序未文之備盡曲折處方

南豐有作郡守時榜之類為一集不曾出先生舊喜南豐文爲作年譜

問嘗聞南豐令後山一年看伯夷傳後悟文法如何曰只是令他看一年則自然有自得處

江西歐陽永叔王介甫魯子固文章如此好至黃魯直一一向求巧反累正氣外大

陳后山之文有法度如黃樓銘當時諸公都欽祖佐錄云人文字都無他物類推因論當世人物有以文章記聞為張本

默爲它人不自默撥者曰所以聖人說益者三樂樂節

遭樂道人之善樂多賢友至

館職策陳無已底好

李清臣文勢滿雜說甚有好議論

李清臣文比東坡較實李舜舉永洛敗死墓誌說得不分

不明看來是不敢說

桐陰舊話載王經云李邦直作韓太保忠墓誌乃孫巨源文也先生曰巨源文潤韓碑徑只是邦直文也揚論胡文定公文字字皆實但奏議每件引春秋亦有無其事而遷就之者大抵朝廷文字且要論事情利害是非令分曉今人多先引故事如論青苗只是東坡兄弟說得有精神他人皆說從別處去德明

胡侍郎萬言書好令後生讀先生舊親寫一冊又曰上殿一劄子論元老好無逸解好請行三年喪劄子極好諸奏議外制皆好

陳幾道存誠齋銘其初得之見其都是好義理堆積更看不辨後子細誦之却見得都是湊合與聖賢說底全不相似其云又如月影散落萬川定相不分處處皆圓這物事不是如此若是如此孔孟却隱藏着不以布施是何心哉乃知此物事不當恁地說

張子韶文字浩然猶有氣開口見心索性說出使人皆知近來文字開了又闔闔了又開開闔七八番到結末處又不說只恁地休了至文章輕重可見人壽夫不在美惡上白鹿洞記力輕韓元只是胡說浩然有力吳逵文字亦然楊無咎文做着但和平有中原之舊無南方喨嘶之音佐王龜齡奏議氣象大曾司直大故會做文字大故馳騁有法度裘父大不及裘父文字滋說不去義剛

陳君舉西掖制詞殊未得體王訥温潤不尚知此胡明仲文字却好秉剛

或言陳蕃曳武不善坡文戴省曾不喜南豐文先生曰二家之文雖不同使二公相見魯公須道坡公底好坡公須道曾公底是道夫

德粹語某人文章先生曰紹興間文章大抵龐成段時文然今自太細膩流於委靡問賢良先生曰賢良不成科

目天下安得許多議論可孝○以下諸公文章馳騁好異止緣好論近世之文而好之這也只是見不分曉所以如此看仁宗時制誥之文極朴固是不好看只是它意思氣象自慈地深厚固是拙只是他所見皆實看他下字都不甚恰好合當下底字却不下也不是他識了不下只是他當初自思量不到然氣象儘好非後來之文一味纖巧不實且如進卷方是二蘇做出恁地壯偉發越已前不曾如此看張方平進策更不作文只如說鹽鐵一事他便從鹽鐵原頭直說到如今中間却載着甚麼年甚麼月後面更不說措置如今只是將虛文漫漶前面說了後面又將這一段翻轉這只是不曾見得所以不曾見得只是不曾虛心看聖賢之書固有不曾虛心看聖賢書底人到得要去看聖賢書底文先把他自一副當在這裏不曾見得聖人意思待做出又只是自底其如今看來惟是聰明底人難讀書難理會道理蓋緣他先自有許多一副當聖賢意思自是難入因說陳叔向是自撰一箇道理其嘗說教他據自底所見恁地說也無害只是又把那說來壁在這裏文字上他也自見得自底虛了行不得故如此然如何將兩箇要捏做一箇得一箇自方一箇自圓如何總合得這箇不是他要如此合下見得如此文揚墨揚氏終不成自要兼愛只緣他合下見得錯了若不是見得如此定不解常如此做揚氏墜立萬仞毫髮不容較

之墨氏又難若不是他見得如此如何心肯意肯陳叔向所見恁異它說自己視已色耳聽已聲只言已事足矣已行有自固當視天下之色有耳固當聽天下之聲有口固當言天下之事有足固當循天下之行他却如此說看他意思是如此只要默然靜坐是不看眼前物事不聽別人說話不說別人是非不管別人事又如說言忠信行篤敬一章便說道緊要只在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問道見是見箇甚麼物事他便說見是見自家身已其與說立是自家身已立在這裏了參於前又是自家身已在輿是自家身已坐在這裏了倚於衡又是自家身已却是有兩箇身已又說格物做心云格住這心方會知得到未嘗見人把事做心與他

但地說他只是自底是以此知人最是知見為急聖人尚說學之不講是吾憂也若只恁地死守得這箇心便了聖人又須要人講學何故若只守此心擾自家所見做將去火閘錯處都不知賀孫

今人作文皆不足為文大抵專務節字更易新好生面辭語至說義理處又不肯分曉親前輩歐蘇諸公作文何嘗如此聖人之言坦易明白因言以明道正欲使天下後世由此求之使聖人立言要教人難曉聖人之經定不作矣若其義理精奧處人所未曉自是其所見未到耳學者須玩味深思久之自可見何嘗如今人欲說又不敢分曉說不知是甚所見畢竟是自家所見不明所以不敢了深言且鶻突說在裏面

前輩文字有氣骨故其文壯浪歐公東坡亦皆於經術本領上用功今人只是於枝葉上粉澤爾如舞訝鼓然其間男子婦人僧道雜色無所不有但都是假底舊見徐端立言石林嘗云今安得文章只有箇減字換字法爾如言湖州必須去州字只緝湖此減字法也不然則指雪上此換字法也方子○蓋卿錄云今人做文字却是胭脂賦粉粧成自是不杜浪無骨氣如舞訝鼓相似也有男兒也有婦女也有僧道秀才但都是假底嘗見徐端立言石林嘗云今世文章只是用換字減字法如說湖州只說湖此減字法不然則指雪上此換字法謙錄云張安道進卷其文皆有直氣骨無氣骨向來前輩雖是作時文亦是朴實頭引援朴實頭道理看着雖不文采銀鋪事實朴實頭道理看着雖不文字全無骨氣便似舞訝鼓者一般○有僧也有道也有婦人也有村人也有俗人也有士人也有只不是本樣人然皆足以惑衆真成云此是禁慾換所致曰不然自是時節所尚

如此只是人不知學全無本柄被人引動左而效之何如而今作件物事一箇做起一人來有不崇朝而徧天下者上本來合當理會直是可惜會底

貫穿百氏及經史乃所以辨驗是非明此義理豈特欲技文詞不陋而已義理既明又能力行不倦則其存諸中者必光明四達向施不可發而為言以宣其心志當自發越不凡可愛可傳矣今熟筆以習研鑽華采之文務說人者外而已可恥也矣 人傑○以下論作文

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葉惟其根本乎道所以發之於文譬道也三代聖賢文章皆從此心寫出文便是道今東坡之言曰吾所謂文必與道俱則是文自文而道自道待作文時旋去討箇道來入放裏面此是它大病處只是它每常文字華粗包籠將去到此不覺漏逗說

出他本根病痛所以然處緣他都是因作文却漸漸說上道理來不是先理會得道理了方作文所以大本都差歐公之文則稍近於道不為空言如唐禮樂志云三代而上治出於一三代而下治出於二此等議論極好蓋猶知得只是一本如東坡之說則是二本非一本矣

僩

才要作文章便是技藝字學問反兩失也 壽昌

詩筆雜文不須理會科舉是無可奈何一以門戶之見在上責望科舉却有了時詩文之類看無出時節之一日說作文曰不必着意學如此文章但須明理理精後文字自典實伊川晚年文字如易傳直是盛得水住蘇子瞻雖氣豪善作文終不免疎漏處大雅

問要看文以資筆勢言語須要助發義理曰可看孟子韓文韓不用科段直便說去至終篇自然純粹成體無破綻如歐魯卻各有一箇科段舊曾學習為其節次定了今覺得要說一意須待節次了了方說得到及這一路定了左右更去不得又云文有澁處因言陳卓卿教人看柳文了却看韓文不知看了柳文便自變了如何更看韓文方

因論文曰作文字須是靠實說得有條理乃好不可架空細巧大率要七八分實只二三分文如歐公文字好者只是靠實而有條理如張承業及宦者等傳自然好東坡如靈壁張氏園亭記最好亦是靠實蓋少游龍井記之類全是架空說去殊不起發意思時率

文章要理會本領謂理前輩作者多讀書亦隨所見理會今皆做賢良進卷胡作

每論著述文章皆要有綱領須如龜山無綱領文定文字有綱領須如字說三經義之類○方

前輩做文字只依定格依本分做所以做得甚好後來人一般新格做本是要好然未好時先

却厭其常將則變一般新格做本是要好然未好時先

差去聲異了又云前輩用言語古人有說底便是用如此世

俗常說底亦用後來人都要別撰一般新奇言語下捐

與文章都差異了却將差異底說話換了

問舍弟序子文字如何進工夫云云曰看得韓文熟饒録云看

一學者文字日好好讀得韓文熟也又曰要做好文字須是理會道理更

可以去韓文上一截如西漢文字用工問史記如何曰

史記不可學學不成却顛了不如且理會法度文字問

後山學史記曰后山文字極法度幾於太法度了然做

許多碎句子是學史記又曰後世人資稟與古人一不同

今人去學左傳國語皆一切喘踏地說去沒收煞揚

文字奇而穩方好不奇而穩只是鬬靸

作文何必若留意又不可太類塌只略教整齊足矣文蔚

前輩作文者古人有名文字皆模擬作一篇故後有所作

時左右逢原

因論詩曰嘗見傅安道說為文字之法有所謂筆力有所

謂筆路筆力到二十歲許便定了便後來長進也只就

上面添得些子筆路則常拈弄時轉開拓不拈弄便荒

廢此說本出於李漢老看來做詩亦然雖

因說伯恭所批文曰文章流轉變化無窮豈可限以文此

某因說陸教授謂伯恭有箇文字腔子才作文字時便將來入箇腔子做文字氣脉不長先生曰他便是眼高見得破

至之以所業呈先生先生因言東萊教人作文當看蘇歐解也是其間多曲折又曰某舊最愛看陳無已文他文字也多曲折謂諸生曰韓柳文好者不可不看道夫人要會作文章須取一部西漢文與韓文歐陽文南豐文

因論今日舉業不能不做好文者但讀史漢韓柳而不能便請研取老僧頭去

嘗與公後生說若會將漢書及韓柳文熟讀不到二十篇做文章自見其人作馬政策云觀戰勝又奇也觀戰勝又大奇也這雖是籠中間却有好意思如今時人作一兩行便做萬千屈曲若二句題也要立兩脚這是多少氣脉賀孫

因論今人作文好用字子如讀漢書之類便去收拾三兩箇字洪邁又較過人亦但逐三兩行文字筆勢之類好者讀者因論南豐尚解使一二字歐蘇全不使一箇難字而文章如此好揚

凡人做文字不可太長聚管不到等可說不盡歐蘇文皆

說不曾盡東坡雖是宏闊瀾翻成大片滾將去他裏面自有法今人不見得他裏面藏得法但只管學他一滾做將去

文字或作做事無大綱領拈掇不起某平生不會做補接底文字補湊得不濟事方子

前輩云文字自有穩當底字已是始著思之不精又曰文字自有一箇天生成腔子古人文字自貼這天生成腔子節

因論今士大夫好作文字論古今利害比並爲說曰不必如此只要明義理義理明則利害自明古今天下只是此理所以今人做事多暗與古人合者只爲理一故也大雅

人做不字不着只是說不着說不到說自家意思一不盡盡看陳蕃史同合錄序文字艱澀文章須平大須教天下後世見之明白無疑揚

因說作應用之文此等苛禮無用亦可但人所共用亦不可廢曹寧問云尋常人狗人情做事莫有牽制否曰孔子月有餘法從衆從下惟其當爾爾謙

大率諸義皆傷淺短鋪陳略盡便無可說不見反覆辨論節次發明工夫讀之未終已無餘味矣此學不講之過也柊漳浦課簿道夫

題道云李德遠侍郎在建昌作解元做本強則精神折衝賦其中一聯云虎在山而蓁蕘不採威令風行金鑄鳥而鼈黿不逢姦邪影滅試官大喜之乃是全用王文下王谿

相黃潛善麻制中語後來士人經禮部試之時樊茂實為侍郎乃云此一對當初汪內翰用時却未甚好今被李辨元用此賦中見得工試者遂無語而退德遠緣此見知於樊先生因舉舊有人作仁人之安宅賦一聯云智者反之若去國念田園之樂衆人自棄如病狂昧宮室之安

語類卷百三十九終

重錄朱子語類卷第一百四十

論文下詩

或言今人作詩多要有出處曰關關雎鳩出在何處文蔚因說詩曰曹操作詩必說周公如云山不厭高水不厭深周公吐哺天下歸心又苦寒行云悲彼東山詩他也是做得箇賊起不惟竊國之柄和聖人之法也竊了變孫詩見得人如曹操雖作酒令亦說從周公上去可見是賊若曹丕詩但說飲酒

古詩須看西晉以前如樂府諸作皆佳杜甫夔州以前詩佳夔州以後自出規模不可學蘇黃只是今人詩蘇才豪然一滾說盡無餘意黃費安排德明

選中劉琨詩高東晉詩已不逮前人齊梁益浮薄鮑明遠

才健其詩乃選之變體李太白專學之如腰鎌刈葵霍
倚枚牧鷄豚分明說出箇倔強不肯甚心之意如疾風
衝塞起砂礫自飄揚馬尾縮如蝟角弓不可張分明說
出邊塞之狀語又俊健方子
淵明詩平淡出於自然後人學他乎淡便相去遠矣某後
生見人做得詩好銳意要學遂將淵明詩乎側用字一
一依他做到二月後便解自做不要他本子方得作詩
之法
或問形天無千歲改作形夫舞干戚如何曰山海經分明
如此說惟周丞相不信改本向鄦林家藏鄦康節親寫
陶詩一冊乃作形夫無千歲周丞相遂跋尾以康節手
書為據以為後人妄改也向家子弟携来求跋某細

亦不是康節親筆疑熙豐以後人寫蓋贋本也蓋康節
之死在熙寧二十三年間而詩中避諱則當是熙寧以
後書然筆畫嫩弱非老人筆也又不欵破其前說遂還
之雉
蘇子由愛選詩亭皐木葉下隴首秋雲飛此正是乎由慢
底句法某却愛寒城一以眺乎楚正蒼然十字却有力
雉
齊梁間之詩讀之使人四肢皆懶慢不收拾
晉人詩惟謝靈運用古韻如祐字協燭字之類唐人惟韓
退之柳子厚白居易用古韻如毛頴傳牙字資字毛字
皆協魚字韻是也人傑
唐明皇資稟英邁只看他做詩出來是什麼氣魄今唐百

家詩首載明皇一篇早渡蒲津関多少飄逸氣槩便有
帝王底氣歌越州有石刻唐朝臣送賀知章詩亦只有
明皇一首好有旨豈不惜賢違其如高尚何雜

李太白詩不專是豪放亦有雍容和緩底如首篇大雅久
不作多少和緩陶淵明詩人皆説是平淡據某看他自
豪放但豪放得来不覺耳其露出本相者是詠荆軻一
篇平淡底人如何説得這樣言語出来雜

張以道問太白五十篇古風不似他詩如何曰太白五十
篇古風是學陳子昂感遇詩其間多有全用他句處義
剛

杜詩初年甚精細晚年横逸不可當只意到處便押一箇
韻如自秦州入蜀諸詩分明如畫乃其少作也李太白

詩非無法度乃從容於法度之中蓋聖於詩者也古風
兩卷多効陳子昂亦有全用其句處太白去子昂不遠
其尊慕之如此然多為人所亂有一篇分為三篇者有
三篇合為一篇者方子○佐同

李太白終始學選詩所以好杜子美詩好者亦多是倣選
詩漸放手變州諸詩則不然也雜

或問李白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前輩多稱此語如何
曰自然之好又不如芙蓉露下落楊柳月中疎則尤佳
雜

人多説杜子美夔州詩好此不可曉夔州詩却説得鄭重
煩絮不如他中前有一節詩好曾直一時固自有所見
今人只見曾直説好便却説好如矮人看戲耳問韓退

之潮州詩東坡海外詩如何曰却好東坡晚年詩固好只文字也多是信筆胡說全不着道理雖杜子美晚年詩都不可曉呂居仁嘗言詩字字要響其晚年詩都啞了不知是如何以為好否

杜詩萬里戎王子何年別月支後說老云云今人只說道戎王子自月支帶得花来此中嘗有一人在都下見蜀人遍鋪買戎王子皆無曰是蜀中一藥為本草不曾收今遂無人蒐方曉杜詩所言文字好用經語亦一病老杜詩路遠思恐泥東坡駕此詩到此句云此詩不足為法璘

杜詩最多誤字蔡興宗正典固好而未盡其嘗欲廣之作杜詩考異竟未暇也如風吹蒼江樹雨洒石壁来無意思當作去字無疑去字對来字又如蜀有漏夫以其西北陰盛常而如天之漏也故杜詩云鼓角漏天東後人不曉其義遂改漏字為滿似此類極多雖天閼蒙繐逼蔡興宗作天闕近是蔡云古本作闕史以管窺天佐杜子美暗飛螢自照語只是巧韋蘇州云寒而暗深更流螢度高閣此景色可想但則是自在說了因言國史補稱韋為人高潔鮮食寡欲所至之處掃地焚香閉閤而坐其詩無一字做作直是自在其氣象近道意常愛之問此陶如何曰陶却是有力但語健而意閑隱者多是帶性質氣之人為之陶欲有為而不能者也又好名耳則自在其詩直有做不着處後倒塌了底晉宋間詩多閑淡杜工部輩詩常忙了陶云身有餘勞心有常閑乃

禮記自勞而心閑則為之也
常蘇州詩高於王維孟浩然諸人以其無聲色臭味也方
韓詩平易孟郊嘆了飽歟量到人不到處際句中披他牽
得亦著如此做

人不可無戒謹恐懼底心莊子說虐丁解牛神妙然才到
那族必心怵然為之一動便是懼處韓
文閑雖聯句云一貫一醒然再接再礪乃謂雖困了一
以水潰之便醒一潰一醒即所謂懼也此是孟郊語也
說得好又曰爭觀雲填道助呼波翻海此乃退之之豪
一噴一醒然再接再礪乃此是東野之工雖
韓退之詩強懷張不滿弱力鬬易盈上句是助長下句是
歎雖

退之木鵝詩末句云直割蒼龍左耳來事見龍川志正是
木鵝事
李賀較短得此手不如太白自在又曰賀詩巧義剛
劉夢得詩斗柄寒垂地河流凍徹天介父詩柳樹鳴蜩綠暗
荷苍落白紅酣玉建田家留客云丁寧回語屋中妻有
客莫令兒夜啼方子
詩須是平易不費力句法混成如唐人玉川子掌句語雖
險怪意思亦自有混成氣象因舉陸務觀詩春寒催喚
客嘗酒夜靜臥聽兒讀書不費力好賜
行年三十九歲莫日斜時孟子心不動吾今其庶幾此樂
天以文滑稽也然猶雅馴非若今之作者村裏雜劇也
方子
佑同

白樂天琵琶行云嘈嘈切切錯雜彈大珠小珠落玉盤云
云這是和而漾至凄愴不似向前聲滿坐重聞皆掩泣
這是淡而傷道夫
唐文人皆不可曉如劉禹錫作詩說張曲江無後及武元
衡被剌亦作詩快之白樂天亦有一詩暢快李德裕樂
天人多說其清高其實愛官職詩中凡及富貴處皆說
得口津津地逛出杜子美以稷契自許未知做得與否
然子美却高其救房琯亦正必大
木蘭詩只似唐人作其間可汗前此未有方子
黃巢入京師其夜有人作詩貼三省門罵之次日盡搜京
師識字者一切殺之詩莫盛於唐亦莫慘於唐也楊
先生偶誦寒山數詩其一云城中娥眉女珠佩珂珊珊鸚
鵡花間弄琵琶月下彈長歌三日響短舞萬人看未必
長如此類然有好處詩人未易到
此公曾看否壽昌對亦嘗看來近日送浩來此灑掃時
亦嘗書寒山一詩送行云養子未經師乃及都亭鼠何
曾見好人豈聞長者語為樂在薰猶應須擇朋侶五月
取鮮魚勿令他笑汝壽昌
因舉石曼卿詩極有好處如仁者雖無敵王師固有征無
私乃時雨不殺是天聲長篇其舊於其人處見曼卿親
書此詩大字氣象方嚴遒勁極可寶愛真所謂顏筋柳
骨今人喜蘇子美字以曼卿字比之子美遠不及矣其
常勸其人剋之不知今安在曼卿詩極雄豪而鎮密方
嚴極好如籌筆驛詩意中流水遠愁外舊山青又樂意

相閔禽對語生香不斷樹交花之句極佳可惜不見其全集多於小說詩話中略見一二爾雯卿曾次極高非諸公所及其為人豪放而詩詞乃方嚴縝密此便是他好處可惜不曾得用（雜○子家同）

東坡作詩謔一昏閣之人有句云煙雨塞九敦（黎暸子詩○雜）蕤卿問山谷詩曰精絶知他是用多少工夫今人率作如何及得可謂巧好無餘自成一家矣但只是古詩較自在山谷則刻意為之又曰山谷詩式好方道夫

陳後山初見東坡時詩不甚好到得為正字時筆力高妙如題趙大年所畫高軒過圖云晚知書畫真有益却悔歲月來無多極有筆力其中云公一者乃大年行次也（雜）

閉門覓句陳無已對客揮毫秦少游無已平時出行覓有詩思便急歸據胡牀而思之呻吟如病者或累日而後成真是閉門覓句如秦少游詩甚巧亦謂之對客揮毫者想他合下得句便巧張文潛詩只一筆寫去重意重字皆不問然好處亦是絶好（淳）

陳博士在坡公之門遠不及諸公未說如秦黃之流只如劉景文詩云四海共知霜鬢重陽曾揮菊花無已詩無此句矣其雜文亦自不及備論道夫

山谷集中贈覺範詩乃覺範自作又曰山谷詩乃洪駒父筆刪集（義剛）

覺範詩如何及得參寥義剛

張文潛詩有好底多但頗率爾多重用字如梁甫吟一篇

筆力極健如云永安受命堪垂萬手挈庸兒是天意莽
處說詩好但結末差弱耳又曰張文潛大詩好崔德符
小詩好又曰蘇子由詩有數篇（本集卷十一）誤收在文潛集中雜
崔德符魚詩云小魚喜親人可釣亦可扛大魚自有神
沒不可量如此等作甚好文鑑上却不收不知如何耳

道理不敢只要巧
潘邠老有一詩一句說一事更成甚詩必大
古人詩中有句今人詩更無句只是一直說將去這般詩
一句作百首也得如陳簡齋詩飛雲交翠壁細雨濕青
松暖白薰揚柳濃陰（本集春）醉海棠他是什麼句法雜
高宗最愛簡齋客子光陰詩卷裏李花消息雨聲中又問
坐閒云簡齋畫梅詩何者最勝或以梟字韻一首對之

生曰不如相逢京洛渾依舊惟悵緇塵染素衣雜
劉叔通雲峯簡齋六經在天如日月萬事隨時更故新江
南丞相浮雲壞洛下先生宰木春（前謂荊公後謂伊川）先生曰此
詩固好然也須與他分一箇是非始得天下之理那有
兩箇都是必有一箇非雜

有人過昭陵題絕句云 [redacted] 叔豐登邊將無功吏不
能四十二年那忍說西風吹淚過昭陵後來人說是劉
信叔詩也廣

政爾雲峰千百衆澹然雲水一孤僧曾文清詩璠
舉南軒詩云臥聽急雨打芭蕉先生曰此句不響曰不若
作臥聞急雨到芭蕉（又言南軒文字極易成嘗見其）就腹上起草須刻便就至
劉叔通江文卿三人皆能詩叔通放體不拘束底詩好文

卿有格律入規矩底詩好游開子蒙嘗和劉叔通詩昨夜劉郎叩角歌翔雲寒雪滿山阿文章無用乃如此富貴不來爭柰何（雉錄云又四句云所恨鄉音似北海鬼張頭買此詩若遇蘇黃須提撥他（雉錄云先生屢勤囊好此等使蘇黃見之當賞音人固有遇耳

方伯謨詩不及其父錢監公豪壯黃子厚詩却老硬只是太枯淡徐思遠（玉山人）與汝談比諸人較好思遠乃程克俊之甥亦是有源流雉

或問趙昌父徐思遠韓仲止曰昌父較懇惻又問二兄詩文曰思遠詩文雖小畢竟清文蔚

力推獅龍借水飲手却猛虎奪石坐劉淳叟詩雲谷有虎挨石溥叟作此自以為好不可曉（麟）

谷薰水所以好處其向欹作二首形容之然極難言大略到口便空又滑然此兩字亦說未盡必大

龍衮新太子羊衮老故人（道夫）意味○

群趨浴沂水遥集舞雩風（同安日試風乎舞雩詩）

蔡京父子在京城之西兩坊對賜甲第四區極天下土木之工一曰太師第乃京之自居也二曰樞密第乃攸之居也三曰駙馬第乃儵之居也四曰殿監第乃攸子之居也攸妻劉乃明達明節之族有寵而二劉不能容乃出嫁攸權寵之盛明之京攸四第對開金碧相照嘗見上官仲恭詩一篇其間有城西曲言蔡氏奢侈敗亡之事最為豪健末云君不見喬木參天獨樂園至今猶是溫公宅仲恭乃上官彦衡之子也惜乎其詩不行於世

雜

本朝婦人能文只有李易安與魏夫人李有詩大畧云雨漢本繼紹新室如贅疣云云所以稱中散至死薄殷周中散非湯武得國引之以比王莽如此等語豈女子所能

有兒詩云鬻聲不逐春光老影長隨日脚流庾有僧月夜看海潮得句云汐遍月趁潮回而無對因看風飄木葉乃云木末風隨葉下雖對不過亦且如此問曾慥所編百家詩曰只是他所見如此他要無不會詩詞文章字畫外更編道書八十卷又別有一書甚少名八段錦看了便真以為是神仙不死底人

古樂府只是詩中間却添許多泛聲後来人怕失了那泛聲逐一聲添箇實字逐成長短句今曲子便是胡詠作詩間以數句適懷亦不妨但不用多作蓋便是陪潮爾當其不應事時平淡自攝豈不勝如思量詩句至如真味發溫忍却與尋常好吟者不同

近世諸公作詩費工夫要何用元祐時有無限事合理會諸公却盡日唱和而已今言詩不必作且道恐分了為學工夫然到極處當自知作詩果無益必大

今人所以事事做得不好者緣不識之故只如箇詩舉世之人盡命去奔聲做只是無一箇人做得成詩他是不識好底將做不好底不好底將做好底這箇只是心裏閙不虛靜之故不虛不靜故不明不明故不識若虛靜而明便識好物事雖百工技藝做得精者也是他心虛

理明所以做得來精心裏開如何見得倜
詩社中人言詩皆原於騷歌今觀其詩如何有此意
作詩先用看李杜如士人治本經本既立次第方可看蘇
黃以次諸家詩（仲同）○敬
因林擇之論趙昌父詩曰今人不去講義理只去學詩文
已落第二義況又不去學好底却只學去做那不好底
作詩不學李杜只學那嶢崎底今使學得
十分好後把作甚麼用莫道更不好如近時人學山谷
詩熟又不學山谷好底只學得那山谷不好處擇之云
後山詩恁地深他資質儘高不知如何肯去學山谷曰
後山雅健強似山谷熟氣力不似山谷較大但却無山
谷許多輕浮底意思然若論敘事又却不及山谷山谷

善敘事情敘得盡後山敘得較有疎處若散文則山谷
大不及後山（淳錄云後山詩雅健勝山谷無山谷蕭洒
頗盡事情其散文又不及後山）擇之云歐公好（義剛○
多有未成就處曰聖俞詩不好底多如河豚詩當時諸
公說道恁地好據某看來只似個上門罵人底詩只似
脫了衣裳上門罵人相罵一般初無深遠底意
思後山山谷好說文章臨作文時又氣餒了老蘇不曾
說到下筆時做得却雄健（義剛○淳畧）
今江西學者有兩種有臨川來者則漸染得陸子靜之學
又一種自揚誠齋來者又不好子靜門猶有所謂學不知
窮年窮月做得那詩要作何用江西之詩自山谷一變
至於此本朝楊大年雖巧然巧之

中猶有混成底意思便巧浮来不覺及至歐陽漸漸要說出来然歐公詩自好所以他喜梅聖俞詩蓋枯淡中有意思歐公最喜二人送別詩兩句云曉日都門道微涼草樹秋又喜王建詩曲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歐公自言平生要道此語不得今人都不識這意思只要嵌事使難字便云好矣

先生因說古人做詩不十分著題却好今人做詩愈着題愈不好或舉其人會做詩曰他是某人外甥他家都會做詩自有文種又云某嘗謂飛類近風土遠氣類才絶便從風上去且如北人居婺州後來皆做出婺州文章間有婺州鄉談在裏面者如呂子約輩是也

或問倉頡作字亦非細人曰此亦非自撰出自是理如此如心性等字未有時如何撰得只是有此理自流出

附字

大凡字只聲形二者而已如楊字木是形易是聲其餘多有只從聲者按六書中形聲一節凡字如楊柳字木是文易郊是字如江河字水是文工可是字字者滋也謂滋添者是也楊因說叶韻先生曰此謂有文有字文是形字是聲文如從永從金從木從日從月之類字是皮可工奚之類故鄭漁仲云文眼學也字耳學也蓋以形聲別之也時舉

壹貳參肆皆是借同聲字柒字本無此字唯有漆沮之漆字耳書頗似柒遂誤以為真洪氏隸釋辨不及此閣

祖

世字與太字古多互用如太子為世子太室為世室之類
廣

黃直卿云如備俻之備也只訓用以其我用他故將借以還其力由此取義此皆是兩邊底字義剛

夷狄字皆從㺅獸旁苗本有及犬古人字通用無亦得義剛

古人相形造字自是動不得如轡字後面一箇車兩邊從糸即纏繩也前面口字即馬口也馬口中銜着纏繩也
子蒙

秦篆今皆無此本而今只是模本自宋苗公已不見此本了義剛

說文亦有誤解者亦有解不行者音是徐鉉作許氏本無

必大

玉篇俻傍多誤收者如備者考孝是也楷韻書難理會如昨日檢抔字玉篇說文中檢才及邑附皆不見後來在集韻中尋出乃云反一印也却在印部尋得義剛

元來無挑才如此焉即義剛

字之反切其字毋同者便可互用如戎汝是也逝字從折故可與哲字叶韻必大

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却有暗合處蓋是風氣之中有自然之理便有自然之字非人力所能安排如福與備通

洪州有一部韻家文字義剛

二王書某晓不得看着只見俗法帖上王帖中亦有俻字唐人文字底亦有一釋名底俗今有箇入書得如此好

此皆僞者揚
字說自不須辯只看說文字類便見王氏無意思字類有
六會意
居其二
方

字被蘇黃胡亂罵壞了近見蔡君謨一帖字字有法度如
端人正士方是字揚

論書因及東坡此卷一一僞書東坡字不因論麻衣易不
字然不甚能辨因有一一好南軒以端莊題之
難辨南軒以快之故嘗勸其改一一改亦只
如是不解更好了揚
子瞻單勾把筆錢穆父見之曰尚未能把筆邪方
山谷不甚理會得字故所論皆虛米老理會得故所論皆
實嘉祐前前輩如此厚重胡安定於義理不分明然是
甚氣象

曾直論字學只好於印冊子上看若碑本恐自未能如
其所言必大
字法在黑內黃曾直論得玄甚然其字却不如此揚
筆力到則字皆好不自有
如曾中別樣即動容周旋中禮
方

篤學不要好時却好文蔚
南海諸番書然有好者字畫遒勁如古鍾鼎款識諸國各
不同風氣初開時此等事到處皆有開其先者不獨中
國也或問古今字畫多寡之異曰古人篆則筆畫雖多
然無一一筆可減今字如此簡約然亦不可多添一筆便
是世變自然如此揚
鄒德父楷書大學今人篤得只如此亦是難得只如黃曾直

書自謂人所莫及自今觀之亦是有好處但自家既是寫得如此好何不教他方正須要得恁歌斜則甚又他也非不知端楷為是但自要如此寫亦非不知做文誠實端慤為是但自要恁地放縱道夫問何謂書窮八法曰只一點一畫皆有法度入言永字體具八法行夫問張于湖字何故人皆重之曰也是好但是不把持愛放縱本朝如蔡忠惠以前皆有典則及至米元章黃魯直諸人出來便不肯恁地要之這便是世態衰下其為文亦然道夫言尋常見魯直亦說好詰意謂他與少游諸人不同曰他也却說道理但到做處亦與少游不爭多他一輩行皆是恁地道夫曰也是坡公做頭故他們從而和之曰然某昨日看他與李方叔一詩說他起處有甚明窓淨几眼前景致末稍又只歸做好吟詩上去若是要只粗說也且說讀書窮究古今成敗之類亦可如何却專要吟詩便了道夫曰看他也是將這箇來做一箇要緊處曰他是將來做箇大事看了如唐韓柳皆是恁地道夫云嘗愛歐公詩云至哉天下樂終日在書案這般意思甚好曰他也是說要讀書只歐公却於文章似說不做亦無緊要如送徐無黨序所謂無黨序草木榮華之飄風鳥獸好音之過耳皆是這意思道夫曰前輩皆有一病如歐公又却疑繫辭非孔子作曰這也是他一時所見如繫辭文言若是孔子做如何又却有子曰字某嘗疑此等處如五峰剛通書相似夫了本來所有篇名却於每篇之首加一周子曰字通書去了篇名有

篇内無本篇字如理性命章者煞不可理會蓋厥彰微匪靈弗瑩是說理剛善剛惡柔亦如之中焉止矣是說性自此以下却說命章内全無此三字及所知周子曰三字又却是本所無者次第易繫文言亦是門人弟子所勦入爾道夫問五峰於通書何故輒以己意加損曰他病痛多又寄居湖湘間士人希慕薰他自立得門庭高人亦一向不來來庭又高人既未必信他被他門庭高人亦一向不來來到他處箇又是不如他底不能問難故絶無人與之講究故有許多事道夫曰如他說孟子道性善似乎好奇全不平帖曰他不是好奇只是看不破須着如此說又如疑孟辨別自做出一樣文字溫公疑得固自不是但他箇更無理會某嘗謂今只將前輩與聖賢說話來看

便見自家不及他處今孟子說得平易如此溫公所疑又見明白自家却說得恁地聱牙如何辨得他倒道夫曰如此則是他只見那一邊不知有這一邊了曰他都不知只如楊氏為我只知為我都不知聖賢以天地萬物為一體公其心而無所私底意思了又如老氏之虛無清淨他只知箇虛無清淨今人多言釋氏本自見得這箇分明只是見不如何遂又別為一說某謂豈有此理只認自家說他不知便得先生以手指其下月曰他若知之則曰處便須還是白黑處便須還是黑豈有知之而不言者此孟子所謂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辭之不平便是他蔽了蔽了便陷陷了便離離了便窮且如五峰疑孟辨

忽說出甚感物而動者衆人也感物而節者賢人也感物而通者聖人也辭頭便罵了箇動他之意是聖人之心雖感物只靜在這裏感物而動便不好中間胡廣仲只管支離蔓衍說將去更說不回其一日讀文定春秋有何況聖人之心感物而動一語某執以問之曰若以為感物而動是不好底心則文定當時何故有此說廣仲遂語塞先生復笑而言曰蓋他只管守着五峯之說不肯放某却又討得箇大似五峯者與他說只是以他家人自與之雜極好道理只是見不破彼便有許多病痛道夫

拾遺編成而又有

遺者萃此

志氣清明思慮精一烱然不昧而常有以察於幾微之間則精矣立心之剛毋勿之篤毅然自守而常有以謹於毫釐之失則一矣

人心之動變態不一所謂五分人欲者特以其善惡交戰而言爾有先發於天理者有先發於人欲者蓋不可以一端盡也

人心但以形氣所感者而言爾具形而謂之人合義理謂之道有知覺謂之心便以動為危亦未當若動於義理則豈得謂之危乎

允執有常久不變之意者寂寂若動中之動靜也有思無思者又動中之動靜也有夢無夢者又靜中之動靜也

又動中動陽明陰濁也

陽明陰濁也

但寤陽而寐陰寤清而寐濁寤有主而寐無主

故寂然感通之妙必於寤而言之寤則虛靈知覺之体
炯然呈露如一陽復而萬物生意皆可見緜則虛靈知覺之体隱然潛伏如
乾坤月而萬物生性不可見。此荅陳亷書而詳

問遺書

忠信進德終日以下是說此一理後言形器今古人我皆
一統神如在上在左右是道體徧滿誠字是實理如此
射中鵠舞中節御中度無誠心則不中言之多不說
理義悅心是悅當玩理養心則而進一是知而悅一是養
而悅當知用心緩急如大經大體是要先知用心以次
乃可緩

緩進

曲能有誠有誠則不曲矣蓋誠者圓成無欠闕者也
萬物無一物失所是使之各得其分恰好處

人心活則周流無偏係即活憂患樂好皆偏係也方謂無私意則
循天之理自然周流

事君有犯無隱事親有隱無犯有時而可分言事君親之心本同也
只歸之自然則更無可觀更無可玩索上一句謂不求其所以然一段好
以然只說一箇自然是顛頂也謂不可如此爾口龜山
荅人問赤子入井令來所以然一者是仁也
仁則固一所以為仁言所以一者是仁
仁在事若不於事上看如何見仁
退藏於密密是主靜處萬化出焉者動中之靜固是靜又
有大靜萬化參然者
斷置言倒斷措置也
言四德云不有其功言化育之無迹處為眞因不有其功而不
已者眞也

言貞於五常為智孟子曰知斯二者勿去是也既知又曰弗去有兩義又文言訓正固又於四時為冬冬有始終之義王氏亦云腎有兩有龜有蛇所以朔易亦猶貞也又傳曰貞各稱其事問成傳之九四說虛心貞一處全似敬荅云蓋嘗有語曰敬心之貞也

孔子既知桓魋不能害已又却微服過宋一段　有盡人事回造化之意

知性善以忠信為本須是的然識得這箇物事然後從忠信做將去若不識得這箇不知是做甚麼故曰先立乎其大者

問敬先於知然知至則敬愈分明曰此正如配義與道

問心無私主有感皆通曰無私主也不是慎惜沒理會只是公善則好之惡則惡之善則賞之惡則刑之此是堅人至公至神之化心無私主如天地一般寒則偏天下皆寒熱則偏天下皆熱便是克去已私心便無私主心有私主只是相埶難曰亦是克去已私心便無私主心有私主最是有感皆通曰心無私主便是有感皆通曰心無私主只是相埶者便應不相埶者便不應如好讀書人見書便愛不好讀書人見書便不愛寓問應務不煩是如何曰閑時不曾理會得臨時旋理會則煩若豫先理會得則臨時事來便從自家理會得處理會得去如理會得禮則禮到面前便理會得更不煩也　燾

樂則樂到面前便理會得更不煩也　燾

天機有不器於物者在方為方在圓為圓方

先生曰自家理會得這道理使天下之人皆理會得這道

理豈不是樂當言坐即靠倚後來睡
處乃是天理人欲交戰處也季通○方
神乃氣之精明者耳
有翼其臨翼敬也
優句成歎黃裳亦說事見左傳
問范氏言宋襄公出曲事有生則致孝死則盡禮之說然
出曲既義不可迎之以歸則所謂致孝盡禮者恐只是
遣使命往來遺問否曰恐只是如此如定省之類自是
都做不得因言宣姜全不成人　却有賢女許穆夫人
宋襄公出是也春秋時魯最號禮義之國然其間成甚
風俗一少大

康節說形而上者不出此一者形而下者則盡之矣　因謝皇極
書第一篇之二先生說下者不盡亦不甚說荀子明說形而上
者亦莊老李通

朱子語類卷之一百四十終

發行書肆

江戶日本橋通一丁目　須原屋茂兵衛
同淺草茅町二丁目　須原屋伊八
同日本橋通二丁目　山城屋佐兵衛
同　所　小林新兵衛
同芝神明前　岡田屋嘉七
同本石町十軒店　英大助
同下谷車坂町　和泉屋庄治郎
京寺町通松原　勝村治右エ門
備中倉敷　太田屋六藏
大坂心齋橋通安堂寺町　秋田屋太右衛門